

舞台背後的隱憂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新光戲院再三續約，看老伯們歡呼喝采，那麼喜形於色，不管是戲迷非戲迷，不免都替他們高興。

新光繼續存在，傳統藝人愁沒地方落腳，當然是件好事，這最後一個大舞台沒有消失，總算保留住傳統戲曲一線光芒，一旦聽不到大鑼大鼓，北角燈色怎樣輝煌也失光彩。

萬一拆卸之後，變作大品牌名店，除了看到「黨大腕」出入，嗅不到半點通俗文化氣味，景象真的不可想像。

不是粵劇迷，也不住在北角，多年來每次路過，看到新光門前蜂擁的戲迷臉上喜悅的笑容，總覺得他們的快樂，才真正帶來北角生氣，新光存在的確比日後假設出現的名店更有價值，何況還附有它文化保育的深層意義。

可是想到月租百萬，續約四年，是喜劇還是悲劇呢？喜在續約，悲在百萬。四年易過，老伯們興奮過後，大概還有隱憂——有心承租的大班主就說為了抵銷昂貴租金，要加票價了。

票價加了，班霸有她的固定粉絲，當然不成問題，今後人脈薄弱的新秀，豈不更不容易上位？加以已具名氣的老伯以及他們的觀眾已一把年紀，上台上青黃不接，四年後縱能續約，租金不止百萬，那麼眼前的勝利，只因為承受得起名店同樣租金，歸根結柢，勝利還是屬於地產霸權。

這樣，就無疑問地打進戲曲貴族化，日後經濟能力薄弱的老戲迷和喜愛這門傳統藝術的年輕一輩，全都摒諸門外，這就有違發揚本土藝術本意。

粵劇過去一向給人感覺，總是不論貧富老幼，都能樂在其中，一旦貴租高票價之後，基層人士不得其門而入，又與名店出售名牌產品何異？

新光重放光明，還是不比政府撥出場地重要，場地，不必貴族化，好等不同等級伶人都有登台磨練機會，好等不同階層觀眾都有能力購票入場。查看粵劇歷史，過去老一輩名伶無不由草根觀眾捧紅，粵劇源於草根，無根怎能活得長久？

京都品茶

海闊天空 蘇狄嘉

不知從哪個時候開始，愛上喝茶，中國茶、西洋紅茶、日本茶都愛。好友知我者，每以珍貴茶葉、精緻茶具相贈，出遊則必排有噴茶行程，以慰茶癮。

記得年前遊關西，特別安排遊宇治，除了一覽著名的平等院鳳凰堂，還是為了親身地道的一嘗「宇治茶」。隨後更在京都的高台寺體驗日本茶道的精妙學問。

高台寺是豐臣秀吉的夫人——北政所寧寧夫人晚年居住近二十年的地方。豐臣秀吉病逝後，北政所出家，為亡夫祈福。於一六零六年在京師創建高台寺，還得到當時掌權的德川家康出資贊助。

高台寺因曾遭火災，許多建築已不復見，原來的九座寺廟中，僅存圓德院、月真院、岡林院和春光院，其中岡林院就是茶道體驗的舉行場所。進入體驗場所時，需先從禮容一人通過的小門鑽進茶室，據說是為了讓每個人先低頭、心存尊敬之心，再來學習茶道。

茶道老師端來茶點，先行品嚐後喝茶才不會覺得苦澀。之後，再由老師示範茶禮儀，一一為大家奉茶。茶道的意境深遠，從茶會現場佈置、和服胸襟插的懷紙、腰間的帛紗、甚至茶碗花色，無一不講究，只為創造出「茶聖」千休休的「和、敬、清、寂」境界。

我手握茶筴，在放入熱水和茶粉的茶碗中，上下刷出泡沫，因為有奉茶對象的期待，讓泡茶過程中充滿寂靜的緊張，但是完成後，卻另有一種釋然的感覺緩緩釋放……

碰軟釘子

琴台聚 韋基舜

「神行太保」戴宗斯文，不似「黑旋風」李逵那麼魯莽，老丈遂不予計較。

老丈說是吃了麵須趕路，戴宗隨之問老丈是何處人氏；聽誰人講甚麼「道」？老丈自稱九宮縣「仙山下人氏，九宮縣二仙山下人氏，聽山上羅真人講「長生不老」之法。

戴宗聽了，靈光一閃，估量「入雲龍」公孫勝可能也在那裡，便問老丈可知九宮縣二仙山下，有沒有公孫勝此人？

天下事往往如此巧妙，冥冥之中有安排。老丈說如果問着別人，當不知有甚麼「公孫勝」(公孫敗)，自己剛巧與此子是鄰居。

此子有老母在堂，自己則一向雲遊在外，「公孫勝」乃俗名，時喚「公孫」清，今出姓，人人叫他「清道人」，鄉民只知有「清道人」；不知有「公孫勝」。

所謂「出姓」，乃入道之人，不宜姓氏，只呼道號。今「公孫勝」改稱「清道人」，無怪戴宗、李逵尋遍州城內外，也找不着「入雲龍」。

此番戴宗可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連忙問老丈，此行往九宮縣二仙山有多少路程？及「清道人」(公孫勝)在家否？戴宗之所以先行查詢公孫勝會否在家，只因「入雲龍」行踪不定，以免撲一個空。

老丈告之，二仙山離本縣(九宮縣)四五十里，「清道人」他是羅真人首徒弟。他本師如何放他離左「右」！

所謂「上首徒弟」，乃今之所謂「首徒」。既有公孫勝行踪，戴宗大喜，催促店家上麵，三人匆匆吃罷，戴宗付帳包支包結，再問老丈前往二仙山方向，然後支使老丈先行，自己與李逵「買些香紙也便來也」。

戴宗支使老丈先行，只因自己與李逵要使用「神行法」趕路，早些找着公孫勝，若與老丈慢吞吞同行，怕耽誤時間，托辭買「香紙」，乃為聽「道」時焚拜之用，以免老丈起疑，由此亦可見「神行太保」此人心思縝密。

戴宗、李二人別過老丈，回客店，取了行李，拴上馬，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路，只片時便到連二仙山地界。

有云「口在路邊」，戴宗問了路，向東行約五里，來到二仙山下，見有一樵夫，連忙施禮：「借問此間清道人(公孫勝)家在何處居住？」樵夫告之過了山嘴，門外有條小石橋的那戶便是。戴宗、李二人依言前往，果然見有十數間草房，用一堵矮牆圍着，牆外有小石橋。二人來到橋邊，有一村姑提着一籃新鮮果子出來，戴宗趨前拱手作禮，問村姑是否從清道人家中出來，清道人在不在家中？村姑答道：「在屋後煉丹」。

戴院長唯恐李逵魯莽誤事，着黑鐵牛在林中相候，「待我自去見過了，他卻來叫你」。李逵早前吃了戴宗的「神行法」苦頭，今果然乖乖地從命。

戴宗入到裡面，一列三間草房，掛有簾幕，便輕輕一聲「詢問」，一個婆婆應聲出視，「神行太保」當下施禮，自報姓名，求見清道人。

婆婆說道「孩兒外出雲遊，不曾還家。戴宗碰了個軟釘子。」

假裝有吃的

已經快要到1972年了，我還沒有出生，已婚近三年的父親放棄了單位送他讀書的機會，一心要做駕駛員。做駕駛員不容易的，需要特別的照顧，父親憑他的聰明好學取得了師傅的信任，答應帶他了。最開始，父親是從拖拉機學起的。然後一步步地提升，直到開小車。父親開過各種各樣的車。

父親所在的單位是科研事業單位，平均一個駕駛員要服務近200人，工作十分辛苦。可是父親為了賺出車加班費，願意更忙一些。那時候的收入是固定的，僅有30多元的工資，而一切擴大收入來源的做法都是違法的，要被批判的，想要增加收入，只有靠加班。

父親通過這種方式，達到了他「賺錢」的目的，這是我從來沒有料想到的。

記憶中，父親常常在深夜才回來，而我們都入睡了。第二天，媽媽含笑說，「爸爸回來了」，我和哥哥就會從床上躍而起，歡喜地去翻他的車廂，檢查他帶了什麼好東西回來。

每回都不會失望，車上總有各種副食品以及一些市場上買不到的水果和零食，都是父親從鄉下帶來的。

哥哥會聽爸爸的汽車聲，我也學。我聽到那種轟隆隆的汽車聲了，說，「這是爸爸的車聲。」

「不是的，爸爸的車是嘎斯車，這個不是嘎斯車的車聲。這個應該是解放牌。」哥哥說。

那段時間，我和哥哥比誰先聽到了爸爸回來的聲音，以及通過車聲來區別車型。我至今記得爸爸這輛嘎斯車的車牌號是63995，這也是哥哥灌進我的記憶裡的。再往前，我還小，對這些沒有產生興趣；再往後，我已經長大了，轉移了興趣。這是我唯一記得爸爸開過的車牌號。那時候，我一看到嘎斯車就嚷嚷，爸爸的車。哥哥說，車牌不對，爸爸的車是63995，於是我記住了。

我總的說來是一個文靜的女孩子，極少爬樹翻牆的，但是我很會爬車。我踩在嘎斯車巨大的輪胎上，把手伸到最長，抓緊第二層欄杆，腳下使勁一蹬，就直接躍到了車廂最下面的欄杆上。然後鬆手再抓最上面的欄杆，一貓腰，就翻身跳進了車裡。車子通常是被篷布蓋好的，我會小心地掀開一角，在隱蔽的角落裡搜尋。有時候是櫻桃、黃果和西瓜，有時候只有廉價的地蘿蔔，有時候有農家自己做的豆腐、臘肉和香腸，或者是乾菜、果脯和絲絲糖。

父親是浪漫的，在杜鵑開滿山坡的時候，會摘了花兒插滿了車。在我們被那個紅艷艷的氣勢嚇住的時候，爸爸會輕描淡寫地說，你媽媽喜歡花。

有一次父親是晚上九點左右到家的，我和哥哥也猜到了聲音，但是我們沒有起身去迎接，我們忙着看電視呢。只有妹妹跑出去迎接爸爸，還關切地問他：「爸爸，你回來了？你累不累？」

妹妹那時候小，口齒不清，她說成了lui不lui。這句lui不lui，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常被父親掛在嘴邊，反覆地津津樂道地回憶。

爸爸一把抱起她，走進家，埋怨道，「這麼累回家，只有我的小女兒來歡迎我，你們都不管我。」

恰好，下一次父親回來，也是在晚上九點左右，哥哥又及時聽到了聲音，媽媽說：「這回我們要敲鑼打鼓地好好歡迎爸爸。」

我們並沒有鑼和鼓，媽媽用鍋鏟敲鍋蓋，哥哥敲鉢盂，我負責唱歡迎歌。在爸爸下車的時候，一陣「鑼鼓喧天」的歡迎儀式突然開始了。爸爸好笑又好氣，繞到車後拿東西，似乎也是為了掩飾自己。只有妹妹依然奔上去圍着爸爸轉，然後做出告密的樣子，說：「爸爸，他們故意整你，我聽到的。」

上述是我記得的，下面才是父親近來告訴我的。父親的師傅有脾氣，看誰不順眼，就不肯為誰出車。別人低聲下氣地跟着他走上好長一段路哀求他，他都黑着臉置之不理，就是在領導面前也如此。父親不一樣，一般人要車，他都盡力排出日程。那時候晚間六點以後回來，就算半天加班工資

的。為了加班工資，他並不在乎出車多遠。然而回來晚了，別人懇勤地安排師傅吃飯，父親則急着回家。

那時候農村裡除了上交國家的，手裡有剩餘，允許以高出國家定價幾毛或者幾塊錢的價格出售，也就是議價商品，比如食油、豬肉、雞蛋等等。父親願意去鄉下，部分原因也是為了買這些東西。但是不能多買，每回豬肉和食油只能買十斤，洗衣粉只能幾包。超出規定，就會被沒收。對方寫下一張收條，蓋上一款公章遞給你，東西就全沒有了。所以帶東西回來，為遮人耳目，要「藏」的。出一趟差，哪裡能夠只帶規定的一點東西呢。

「收的東西去哪裡了？」我追問，「他們自己分嗎？」

「都要上交國家的，他們分不到，所以我們才可以作弊。」

「怎麼作弊？」

「就是送點東西給他們，他們也缺吃少穿嘛。他們有了，我們也保住了自己的東西，皆大歡喜。」

「所以還是以前的沒收制度好，像現在，辦一個案子有分成，個人收入攪和進公案裡，公私不分，亂來了。……哦，你們那樣也是亂來，屬於行賄。」我突然醒悟說。

「那時候沒有辦法。按照規定，家裡可以購買的食油才幾斤，一個星期就吃完了，只有去鄉下買。要不然怎麼夠吃？特別是過年的時候，要假裝有吃的……」

「這樣啊？假裝有吃的。……」

「那時候過年，大家都託我帶東西，一答應下來，要帶幾百斤的東西。有回為了保這幾百斤，送了巡邏的民兵將近一兩百塊。」

「一兩百塊在那時候是什麼概念啊，怎麼送那麼多呢？」

「那次車子陷在泥巴裡了，附近的農夫人在幫忙拖車。車子太重，卸了一些東西下來，正好民

兵巡邏路過，十幾個人，上車一翻，就翻出來了。只好每個人送了兩袋洗衣粉和幾斤肉，就這麼去了將近兩百塊。」

聽到這裡，我終於開始心疼父親了。雖然父親一向和氣，然而可以想像那一刻，父親為了幾百斤的東西不被沒收，怎麼去討好他們了。我們小時候的「富足」，是父親如此辛勞換來的。

「以前農人只可以多養一頭豬，後來怨聲太大，農人可以多養兩頭豬了，但同時也要多交一頭豬，就是要養四頭豬。那時候過年，經常是買一頭豬回來，大家分。還要買很多雞蛋，就是這麼解決吃的問題的，其他副食品也是這麼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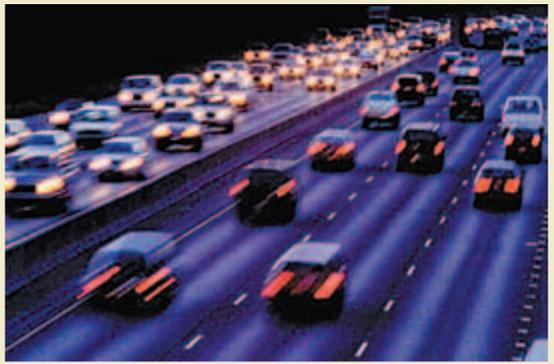
「哦，假裝有吃的嘛。」

當年父親常年在外跑車，就是為了多「賺錢」，多找吃的。後來，物質真正豐富了，父親也因為開車太辛苦，慢慢讀書，轉幹，不開車了。

有一年，父親的單位有外撥項目，需要一個駕駛員，他的領導要他去，說他開車好，有禮貌，讓人放心，而且收入很高，父親拒絕了。

過去的駕駛員開車很有禮貌，常常是主動讓道的。尤其在鄉下如果「狹路相逢」，更會主動停下來先讓對方過去。錯車的時候，會鳴笛致謝。現在呢，年輕人開車只顧自己，哪裡是可以作為外撥出國開車的呢。

「收入再高也不去，開車太累了。」父親說。



從籌備到四月在文化中心演出，據知何敬豐盡心思，花了幾年奔波。才得以結合粵劇界的精英同台。看來，龍年的三、四月，是粵劇的好日子，先有新光戲約，後有寶珠姐、蔣文端的《紅樓夢》，讓粵劇美夢繼續發揚，一樂也。

最近在此之前專門到紐約接受過史特拉斯基(Strauss)演員工作室訓練的夢露當然不服氣，所以，圍繞着角色的演繹、劇本的處理，加上她起伏不定的情緒和慣性的遲到，等等，衝突大到幾乎要停拍。那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演員和一個偉大的明星的個性矛盾，也是英國男人的古爾和美國女人的開放的文化衝突。

不過，電影卻以虛構的「七日情」——面對壓力的夢露跟一位初出茅廬的電影助理導演的露水情，加以借助酒精和藥物的舒緩力量等，來揭示一代性感女星風光背後的孤單和不安，以及荷里活電影制度的殘酷——夢露多次公開表達對這制度的不滿。而這段經歷也為夢露後來跟米爾頓的破裂和最終離奇逝世埋下伏線。

看粵劇

卻不是看的，而是用聽的，因為只能買得起在那時的大宣地販賣的錄音帶來聽。後來到台灣求學，就帶了幾卷錄音帶過去，把帶子都聽壞為止。九二年回港工作後，粵劇院貶式，有能力購買了卻少了機會去看。這幾年，粵劇忽然興旺，所以到新光戲院聽了多次。本來還為新光結業而惋惜，卻柳暗花明又續約，真是大好消息。

大好消息還不止於此。原來在不少默默為粵劇傳承和獻身的粵劇愛好者中，有一位年輕人何敬豐，就默默籌劃一部大型粵劇《紅樓夢》，還請得陳寶珠飾演寶玉，更請來廣東粵劇院剛獲得梅花獎的蔣文端飾演林黛玉，讓粵港兩地的天后來演出這套家喻戶曉但久未以粵劇形式演出的名著，可謂天大喜訊。

夢露復活銀幕

當時是由夢露的合資公司聯合華納電影公司投資開拍的，合約寫明有藝術審閱權，而當時名成利就，更兼有擺弄花叢花叢為丈夫的夢露不再甘心當受人擺弄的花叢，希望尋求在藝術上的突破，所以，請了具有爵士街頭但作風傲慢的影帝羅蘭士當導演兼男主角。然而，一個接受正統戲劇訓練的老派演員對一位以賣弄性感起家的女人總看不順眼，視她為「一個精美的小東西」，更處處以權威口吻訓示這位「老嫗」。

而在此之前專門到紐約接受過史特拉斯基(Strauss)演員工作室訓練的夢露當然不服氣，所以，圍繞着角色的演繹、劇本的處理，加上她起伏不定的情緒和慣性的遲到，等等，衝突大到幾乎要停拍。那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演員和一個偉大的明星的個性矛盾，也是英國男人的古爾和美國女人的開放的文化衝突。

不過，電影卻以虛構的「七日情」——面對壓力的夢露跟一位初出茅廬的電影助理導演的露水情，加以借助酒精和藥物的舒緩力量等，來揭示一代性感女星風光背後的孤單和不安，以及荷里活電影制度的殘酷——夢露多次公開表達對這制度的不滿。而這段經歷也為夢露後來跟米爾頓的破裂和最終離奇逝世埋下伏線。

隨想國興

喜歡粵劇和喜歡京劇一樣，喜歡那些唱腔，和裡面的一些歷史故事。在香港，看粵劇叫做睇大戲，小時候在探望有錢的姨婆時，就常常聽她說睇大戲睇得津津有味。記得姨婆說當年去看新馬師演唱《萬惡淫為首》的籌款演出，姨婆說聽到的時候，聽聲紛紛脫下手中的錢、手鐲和戒指等等，丟向台上。

不過，我開始接觸粵劇卻不是看的，而是用聽的，因為只能買得起在那時的大宣地販賣的錄音帶來聽。後來到台灣求學，就帶了幾卷錄音帶過去，把帶子都聽壞為止。九二年回港工作後，粵劇院貶式，有能力購買了卻少了機會去看。這幾年，粵劇忽然興旺，所以到新光戲院聽了多次。本來還為新光結業而惋惜，卻柳暗花明又續約，真是大好消息。

大好消息還不止於此。原來在不少默默為粵劇傳承和獻身的粵劇愛好者中，有一位年輕人何敬豐，就默默籌劃一部大型粵劇《紅樓夢》，還請得陳寶珠飾演寶玉，更請來廣東粵劇院剛獲得梅花獎的蔣文端飾演林黛玉，讓粵港兩地的天后來演出這套家喻戶曉但久未以粵劇形式演出的名著，可謂天大喜訊。

獨家風景

最近有多部人物傳記片和女性電影上映，除了上周提到的《崑山素姬》外，還有日前看過的《情迷夢露7天》(即即將上映的《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傳等，她們都是我透過媒體、書籍、電影而「熟悉」的女人。

如果說楊紫瓊扮演的崑山素姬外形相似，那麼，米雪、威廉絲所演繹的瑪麗蓮夢露卻令我感到頗為神似。這部電影雖然只取材七天，是夢露演藝生涯中很小的片段，但編導卻借她到倫敦跟英國戲劇大師羅蘭士奧利花合作新片《遊龍戲鳳》(又譯《王子與舞女》)過程中的衝突，巧妙地把她這五十年代艷星的個性特徵、性感神韻表現出來。

這真是有其事的小故事，《遊龍戲鳳》當時是由夢露的合資公司聯合華納電影公司投資開拍的，合約寫明有藝術審閱權，而當時名成利就，更兼有擺弄花叢花叢為丈夫的夢露不再甘心當受人擺弄的花叢，希望尋求在藝術上的突破，所以，請了具有爵士街頭但作風傲慢的影帝羅蘭士當導演兼男主角。然而，一個接受正統戲劇訓練的老派演員對一位以賣弄性感起家的女人總看不順眼，視她為「一個精美的小東西」，更處處以權威口吻訓示這位「老嫗」。

牙刷、牙膏、牙膠

用豬鬃毛造成的牙刷，應該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所採用的。那時候，尼龍等塑料尚未流行。記得戰後初期，繫上一條透明的尼龍「皮帶」，已成為身份的象徵。那些年，塑料製品面世不久，但比之前也進步了。即在超薄、透明、耐熱度等等都遠超後者，成為生活日用品和工業用品的重要物。從此，人類生活上，無不與塑料有關。

於是，塑料牙刷代替了鬃毛牙刷，中青年人，可能還不知豬鬃毛牙刷為何物。

除了牙刷，還有潔牙劑。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前，流行過牙粉和牙膏。就是說，刷牙是用牙刷沾沾一些粉末的潔淨劑，以之清潔牙齒。也還有用過一塊類似肥皂的東西，把牙刷在這塊肥皂上。

最近在此之前專門到紐約接受過史特拉斯基(Strauss)演員工作室訓練的夢露當然不服氣，所以，圍繞着角色的演繹、劇本的處理，加上她起伏不定的情緒和慣性的遲到，等等，衝突大到幾乎要停拍。那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演員和一個偉大的明星的個性矛盾，也是英國男人的古爾和美國女人的開放的文化衝突。

不過，電影卻以虛構的「七日情」——面對壓力的夢露跟一位初出茅廬的電影助理導演的露水情，加以借助酒精和藥物的舒緩力量等，來揭示一代性感女星風光背後的孤單和不安，以及荷里活電影制度的殘酷——夢露多次公開表達對這制度的不滿。而這段經歷也為夢露後來跟米爾頓的破裂和最終離奇逝世埋下伏線。

生活絲

吳康民

最近在收拾雜物中，忽然發現一柄全新的豬鬃毛牙刷。不知道是在旅行中住過哪家酒店取回來的，「舊友」重逢，難免勾起早年的一陣陣回憶。

用豬鬃毛造成的牙刷，應該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所採用的。那時候，尼龍等塑料尚未流行。記得戰後初期，繫上一條透明的尼龍「皮帶」，已成為身份的象徵。那些年，塑料製品面世不久，但比之前也進步了。即在超薄、透明、耐熱度等等都遠超後者，成為生活日用品和工業用品的重要物。從此，人類生活上，無不與塑料有關。

於是，塑料牙刷代替了鬃毛牙刷，中青年人，可能還不知豬鬃毛牙刷為何物。

除了牙刷，還有潔牙劑。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前，流行過牙粉和牙膏。就是說，刷牙是用牙刷沾沾一些粉末的潔淨劑，以之清潔牙齒。也還有用過一塊類似肥皂的東西，把牙刷在這塊肥皂上。

最近在此之前專門到紐約接受過史特拉斯基(Strauss)演員工作室訓練的夢露當然不服氣，所以，圍繞着角色的演繹、劇本的處理，加上她起伏不定的情緒和慣性的遲到，等等，衝突大到幾乎要停拍。那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演員和一個偉大的明星的個性矛盾，也是英國男人的古爾和美國女人的開放的文化衝突。

不過，電影卻以虛構的「七日情」——面對壓力的夢露跟一位初出茅廬的電影助理導演的露水情，加以借助酒精和藥物的舒緩力量等，來揭示一代性感女星風光背後的孤單和不安，以及荷里活電影制度的殘酷——夢露多次公開表達對這制度的不滿。而這段經歷也為夢露後來跟米爾頓的破裂和最終離奇逝世埋下伏線。